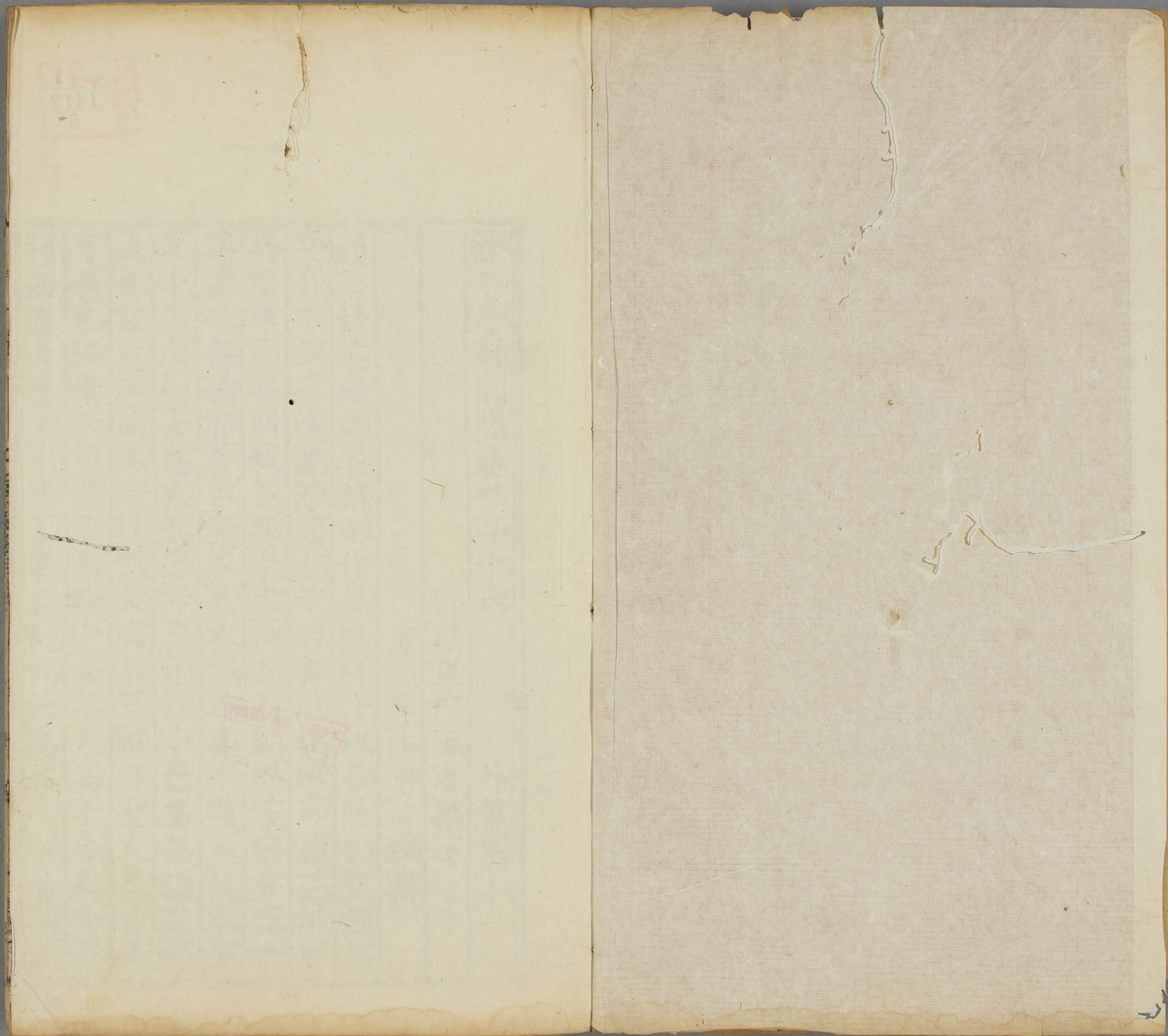


15
1412
8





門 15
號 1412
卷 8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5.10.3
購 入 券

餘冬序錄則陽卷之三十六

外篇第十一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積善餘慶慶為善積也作善降祥祥以善降也聖經認
吾有不誣者漢范滂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
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孟博其特翻於黨禍豈惑乎
為善之無驗耶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吁聖人之言是
可畏也淮南子曰君子不以小善不足為而舍之小善
積而為大善不以小不善為無傷而為之小不善積而

夫古也者至德而民無得而稱焉者矣其不德或欲蓋而名焉西疇老人有言欲為君子德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為小人諺云餘身為善不足一日為惡有餘好事不出門惡言傳千里世人決隱隱而謂人弗競焉者無是理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深歎善難而惡易也拳躄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若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也荀子有是言也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淮南子有是言也身苟得焉不言而人載之苟具有失家置一喙不能自解

○魯男子不納髮婦謂柳下惠姬不墜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菴嘗誨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若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却只學此春謂此是其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昔孟子願學孔子是何等力量當時人猶信未得及今之人而籍口焉抑不善學孔子者矣雖然豈獨不善學者吾見其有得罪聖門者矣是不可不自審也

○莊子書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曰今吾來也

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韓退之代張籍與李
浙東書云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
其心則能別是非其口固能言也夫德固不以無足而
不行能別是非之心不借目而盲也而世之人趾存而
不進於德目不言而是非之莫辨則穴窺徑趨之具而
已曷足以羨其七尺之軀哉韓意與莊同故余摘而論
之

○親母為其子治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愛也使
在於繼母則未免為嫉也親母其子死而後房有自殺
者毋謂其好內也而弗哭聞者以為賢也使在於其妻
則未免為怨也事之情一也而觀者聽者異也

○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孝感之事史冊繼書疏菓非時
而得藥物不期而會泉出舍雀入幕苗再生經雙躍諸
如此類未易備數此非天神之所為以相孝子之心者
乎而劉殷之粟沈震揚範之米郭巨之金趙雋之錢乃
至為之題識而界之彙錄而告之神理一至是耶天雖
高其視下其聽察誰謂天道無言

○聖賢立長享之言而後世遂多為藉口之說嗚呼此
中人之漏蔽也義一也事之不可殺然不可移者今
一等人於不可問每調停焉不曰事久勢當相仍即
云人象情難獨異遠治王不獨為君子而孔孟亦有交
以道接以禮之受也而呼亦似矣而心非也名近矣而

實恃也。獲伯玉，願人同歸於善，孔孟與人交，無一刻不在天理中。也。今人有是乎？己之不能君子而欲君子人乎？事不安於己而欲人安乎？吾恐此心之非義也。無乃藉口焉？爾亦子云。劉純明達，康月俸千緡，劉欲止受，正所當得者，以恐壞後來例，不敢但受之，後部送其不當得者於公使庫，終歸元龍作清，蓋不受其所不當得者，劉甚緝服之。春於此有威焉。劉韓均于不矢為君子者，劉於韓其有以識此心矣乎？而春常懼乎欲寡是過而未能也。

○周公旦曰：不吾知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

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見呂氏春秋

公之謹於擇人如此

然其下士也。常一沐三握其髮。

飯三吐其哺，猶恐失

天下之賢也。子夏不輕與人交。

其故可者與之，不可者

拒之。子夏嘗自謂吾離群而索居。

居亦已久矣。又曰：諸侯

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

以者，吾不復見也。孔子

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始

以商也。好與賢已者處

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商之不誦

仁友於人如此，其亦猶

周公之意也乎？

○韓退之刺啄行刺刺啄啄有安

空門我亦應客去

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

客困于語言從者語

我嗟子，識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菜

凡今之人，急名與官

子不引夫與為波瀾雖不開口唯
鬼有神子去不與其如後觀我謝
不及來不有年而日答馮宿書云
乎僕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
一年不一全貴人之門人之所趨
則從之避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
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
此以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
所向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患不
如何嗟乎春於此嘗折肱焉因併
尚書書勸其接過客俗子絕口不
不閉關變化世時有
再拜子無復云然進
足下亦見僕有不善
罪於人者僕在京城
僕之所傲與已合者
與之坐此坐位足致
可為戰慄之心故至
晉敢以貌慢之况時
猶復云云命也可
錄之余讀退之與李
仕時事務為崇深以

拒止嫉妬之口益知韓公於此涉世深矣復錄之以志

余感

○王崇微史考魏公別錄云公言
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
以小人處之而不須接也因曰凡
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不
受之而不取也又曰凡人語及道
必繞辭必馮准公不然更說到小
處辭和氣平文說尋常事也強云
公待君子小人均次誠性性為
然亦顯其人如何隨公數說之一
博君子小人一當以
又言知其為小人便
人至於小人欺已處
以照小人之欺然每
所不平則氣必動色
人忘恩也豈我欲傾已
編公遺事云人有疑
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
謂公待人誠

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耶又曰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遠之止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又曰公謂小亦有一家當承處之之理知其如被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在武而非在彼焉用計其如何小人法

○司馬溫公嘗言言不可不成論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今之君子能如司馬公之口何憂乎學業之不克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

為之事相稱則新身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補之者今之君子能如范公所存何慮乎職業之不舉而春也兩不能也此仕學之所以深媿于昔人也

○東坡醉書云俚俗語有可來者處窮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快難忍痛易忍廢難人能耐富貴安閒快忍痛真有道之士也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是一日安分以養福二口寬胃以養氣三口省費以養財

○黃山谷與洪龜父書云畧詠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
入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
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
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已而思之若一日去
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此言可深味

○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為崇死喬知之以綠
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為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調
非烟而非烟為象死妾婦有情通相感激能以死自見
如此第其死則非烟不如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
失身於胡可惜也春茲為書之用激世之為男子知義
者

○孟子與氏等君子之所樂三而父母俱存為之者至
謂王天下有不與焉事親之樂蓋人生至幸舉天下不
足與易而不可必得焉者而吾二親得齊壽高堂耦俱
無恙區區於愛日私當何如哉古人所以為養者啜菽
飲水盡其歡非心并菽水而九鼎三牲乎博也力之所
至有樂也也歸退之乃因歐陽生而唱為離憂志樂之
論使功名士借口而適養焉今有三陽子客吳起庾純
溫嶠正士于世吾不知其父母果孰為無離憂其志樂
也舉天下物不足易吾事親之樂而吾遠去膝下必有
得而後歸曰為父母樂何哉詹在京師又有摘其詩謂
他有所戀者而退之美其以志養志毋乃曲為之地也

平黃庭堅和王維川歸夢之詩勉其歸養得朋友言善之義春讀之而竊歎以為賢於退之以其能愛人以德也

○梁蕭元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此名言也

○劉夢符曰兵戎可以多食多言不能無弊易口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今世處處富貴者正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渠一酌間耳

○懷麓堂詩文後稿涯翁見付編次凡為中貴作者悉去之翁不以為忤唐俱文珍永貞之事非無功韓昌黎

送之序詩今在韓外集李漢固有所不取也太監張永嘗書窮苦二字請翁為之說其中有可摘錄者例難獨留今載其畧於此窮說云按說文窮之為義亦多矣為極為竟為究為塞今姑就其所謂塞者言之對富而言則為民之窮孟子曰鰥寡孤獨皆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對達而言則為士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傳曰士窮乃見節義民之窮者必有待於上之人書曰子惠困窮音是也若士之窮則自守而不外慕論語所云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謹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韓退之作送窮文稱智窮學窮命窮文窮交窮者而卒歸于正若虞卿著窮愁之書段

成式為留窮之詞唐子西亦有留窮之詩皆士之流窮而不厭者也說者又謂孔子孟窮而在下則明道於後世周公達而在上則行道於當時故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富貴則行乎富貴君子之達者豈必窮之為尚哉惟不忘此心思以拯民之窮振士之窮而已某公遭盛時居重地位尊祿厚固不可與窮者同日語顧能屏省騶從儉節自奉而於蓬人貧士輒揮片金帛以相濟援是

可謂救民之窮人有寸長片善必加軫念延譽而汲引之惟恐不及是可謂振士之窮矣然獨有大者焉聞四方水旱盜賊則為覺然而不寧有所推薦一切付之公議而不侵其職茲方佐天子出政令以宣德布澤任賢使能俾家給人足民安而吏稱啼飢號寒之聲不聞于野歎老嗟卑之氣不形于朝天下之人無不獲其所者然則公之達施厚報雖欲辭之不可得何窮之足云乎是固公之所以自警而尤有自玉于成者也若說云苦之為義為因悴為勤勞為辛楚為陵侮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鹹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辛正相對於是苦勞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為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揚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

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其苦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甘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為學者必攻苦食淡齋精力而不致逸立身者必澹水齋藥絕嗜慾戒遊逸而不于便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公入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凡政之黜陟予奪無所不得聞出為爪牙之將凡令之生殺賞罰無所不得行然都重位而不忘乎勤饗厚祿而不忘乎儉寧勤吾之身而不忍勤吾之民寧困吾之心而不忍困吾之士通達民隱奉公宣德意

如古所謂問民疾苦者暑不張蓋險不乘輿手撫瘡痍口問疾病如古所謂與士卒同甘苦者公之心蓋以天下為心而不以一入之心為心也子故以公之所自處者為說公有味於斯言也哉嗚呼為是說者亦為之窮且苦矣

○離婁之明不能自見其眊烏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吾今致論於目眊可也吾身之舉庸無當道者耶
○柘開而少者悅葉落而老者悲老不知春少不知秋四時之運而人情異焉
○柱之蠹不厭柱之穿而去之蔗蓼之虫不虞蓼之螫而慕乎蜜於所宜也冰有蛆弗殛火有鼠弗焚吾何疑

○春聞近未者赤之畢者黑物無定色也漸蘭則芳漸
鮑則臭物無定臭也入盜可賊入醋可酸物無定味也
東家之西西家之東物無定方也冬凝為水春釋為水
物無定時也江南之橘江北為枳物無定性也南之謂
鷓此之謂鷹在北曰狐在南曰貉物無定名也厭頤在
類則好在類則醜物無定形也餽以養老或以粘壯水
以載舟亦以震舟不龜手藥以泝泝統或以功封物無
定用也是在君子擇之而已矣嗟乎入其慎所擇哉
○秦少游云美媚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贖乃計謀與
毋西游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目
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焉其瘠於溝中矣倡曰諺有之

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
舍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
為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
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羈
嚙伺餒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少年忿
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下餘一日者夫佳目
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夫播禪昧目則天地四方易位
世之以惡為美者多矣制特眇倡之事哉觀難揚維頑
云錢唐倡家多有美而啞者教以琵琶篳篥及七盤舞
踏之伎靡不精審既辨貌共器揚藝工京師有大木賈
過焉求見即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

倍價以聘何過惠賈文曰婦類以長舌敗人之家內
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
京師賈侍姬百十八人聞啞倡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
倡寵類門愛一飲食非啞倡不拜啞倡亦心自語曰不
冀啞不家鄉然自隆享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
玑不御諸姬雖心忌又成德其不能言皇白於主故又
心幸之使啞倡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
借遇亦足倡求其終身榮者寡矣上以語言文章遇主
而訖以為身之仇孰愈啞倡邪觀其噫人情有所者娼
雖一目猶為之惑溺意有所在娼雖不能言不失其為
婦也春故並來列之
餘冬序錄卷三十六

餘冬序錄卷之三十七

外篇第十二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仲尼之門當時有疑其雜者其徒曰楹枯之旁多枉木
良醫之門多疾人程子曰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
時人莫不學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
子時不得不辯也

○楚恭王出遊亡烏鵲之亡忘請未之三曰止楚王
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
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紉孫子曰楚
王仁義而未遂也劉向曰所尼所謂大公也或問

人遺人得而勿求，是乎自弓而推，則有人於弓者，先儒有言：王亡其夫人而勿求，不可也。桀討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也。而一切弗恤，其可乎哉！呂氏春秋曰：荆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予，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以始，此三王五帝之德也。嗚乎！儻言如是，則何所不至矣。春以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老聃氏之徒之言也。

○陽朱墨程之徒相與言見列子之書，墨之徒謂陽之徒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之言問

大禹墨程則吾言當矣。孟子闢陽墨不及老氏先正謂關陽即是闢老氏也。觀於此信矣。

○列禦寇書引黃帝之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繇繇若存用之，不勤，今不見黃帝之書，而其言載於老子。任章告魏綰子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無此語，而亦見於老子。然則道德五千言者，豈直老氏之語耶？

○晦菴嘗言老氏術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古無用時自處，卑退為人所易，及殺機一發，所向無敵。當者張子房則其學也。燒關之戰，與秦將方連和，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已講解矣。忽回軍殺之，此其柔弱之發。

處其計策只三兩次高祖之業遂成他日又曰古人有用術而成者只是偶然非其有智張子房號為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如勸帝與羽和而復伐之成何意智只是偶然使一番後第二番又使得勝耳他日與門人又及養虎自遺患事或謂子房當時若弃此機會即事未可知先生曰既為此事從先便合莫與講解既講解即不可為又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夫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之所不為也老氏術子房用之而成固不足貴矧亦只是偶然安知學之者之不以此敗乎晦菴之論子房或疑前後似少不同然不取其學術一也春故合而著之以附子房傳後嗚呼老氏術險矣

乎子房所謂智者不過僥倖如此世之人處天下事何用多術為哉

○老氏之學如其書所謂因者君之綱已是奇術而又
有甚者云彼其具而身先身果安於後乎而又有甚者
云將欲取之必故與之與之者果與之矣乎其學機
如此元正言論老氏凡事退步保蓄精神不肯自為其
自為必求自便一毫未便則亦不肯為也
是謂之自便不肯為也
蓋其見其心如此他日謂張子房處已謀人皆老氏學
子房處已謀人皆老氏學
子房處已謀人皆老氏學
子房處已謀人皆老氏學

善無其用而詩篇所以詠之者尤至大抵子房學出
元天而康節後如子房若見用時樂權術數有所不免
邵堯贊諾先正其未醜乎語相家節之學以老于其人
更不音謂也計賦品直待可致處方詩也康節所樂未
子讓其有自私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
家之說或問康節與陽氏為我何異未子笑而不言噫
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何等人家猶可議
如此其矣入學之門不可以不正也

○朱子言陶淵明亦是莊老真西山曰予聞近世之評
詩者淵明之詞甚高而其肯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詞若
卑而其肯則原於六經以心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

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
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
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
虛玄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後有曠世之風細
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
以後不若年猶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拳拳王室
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乃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
食薇飲水之言即不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各弟之
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寂寞論而外名教者可以同
日語乎朱子語錄出明人辭手未可信講節人品誠有
如西山所言者未可輕議然文鑑川跋朱子書陶詩又

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意觀此寫陶詩四首與劉學古而卷末繫以老氏之六言以其詩意出道德經之緒餘也何也此直將卷一特所見意如此耳非遂有所疑也晦菴謂周濂溪賦天下拙刑政儆其言似莊老豈以濂溪亦莊老之徒哉

○莊周論天下道術孔子不與而蘧東救善之以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非孔子比也韓退之論文章必及孟子而朱晦菴非之以屈原荀卿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非孟子比也莊韓之書自常人觀之孰不謂莊為詆孔子韓之為尊信孟子而蘧朱之言如此此君子之所以貴微言也

○莊子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王坦之當祖尚老莊之世著廢莊論不為無見然文度所尚乃刑名之學其於吾道均之無所見也

○晦菴謂蘇黃門古史如論莊子三四篇幾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言其考據甚精密春按此非子由語言

史云予聞吾元子瞻此乃東坡莊子祠堂記中語也

○蘇籀記樂城遺言云公為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不知所見高處是何語又云公解孟子至浩

然之氣一段曰五百年無此作矣蓋去蘇千二百餘年不知中間五百年作者謂誰

○吾聞之莊子一尺之檣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淮南子

曰得空一基體具象微從之成一卷石積此以徃歸然
成山夫物則小矣而取之有節可無盡藏積之弗已可
極尊崇人可不自愛哉茲之言洪景廬深是之淮南之
言黃庭堅讀之理到故也

○古今言壽者必曰喬松謂赤松王喬也王喬周太子
晉也按汲冢書師曠見周太子晉太子曰聞汝知人年
壽辛以告我師曠曰汝色赤汝聲清火色不壽太子曰
余後三年當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時太子年
十五後三年而卒計其年曾不得為長場而神仙家以
為最始得仙者古詩云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豈其
然乎以是推之歸退之所謂神仙有無何邪注春前所

謂以天死為長生者多矣

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太子也

山公陵引上嵩高山二十餘年仙去東鄉人通取視
墓在景陵戰國時後有發其墓者見一劍人通取視
其劍忽然上舉夫舊說時年正是十五耳

○真誥施存者齊人也自號碗盆子得道變化景之遺

今在中岳或少室徃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
猶未成真焉其行玉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技條也施
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注云三千之限有此入而不
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仙為數矣

○真誥世人有知鄧都六天宮門名署則百鬼不敢為
害欲卧時常先向此祝之三過微其喜也祝曰吾是太
上弟子下籠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上

帝之所立吾知六天宮名門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
斬汝形第一宮名射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泰
然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景耐犯或滅天宮第四宮
名恬然罪無天宮第五宮名宗靈六非天宮第六宮名
敢司連冤屢天宮止乃琢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邪之氣
三皇經曰凡齋戒三事以定心口身之業也
○道學傳劉涓子高才博物尋考異聞得養生之術
餌丹年四百歲政即向也向列仙傳叙初武帝好方士
淮南王安亦詔賓客有枕中鴻寶之書先是安謀叛誅
向父德治淮南獄得其書向幼而讀之以為奇及宣帝

即位脩武帝故事向與王褒等進侍左右向又見淮南
鑄金之術上言黃金可成上使向與典尚方鑄金不驗
下吏得戕死論至成帝時向司典籍見上頗脩神仙事
遂脩上古以來及三代秦漢傳採諸家言神仙事不圖
子政乃如此

○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
之乃鼠於佛臍中得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
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往救非火也因不
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謂令服食
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士擬傳之法至先生已
易言矣夫神仙脩煉之事理蓋有之明道得丹書而

者不過欲證明此理何如耳其曰吾腹中安可著此則
是朱子所謂恐逆天理偷生不妄意也

○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齋之獲愈
注一日就永德求承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
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遍淮上永德送行數舍求藥
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為將
屯下蔡自放騎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
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卒不
謬矣然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為蘇叔衡范
文正在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為療
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

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

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

識宛然孫公輔及此事當時記者非一文正之賢固

非永德之所能及也胡察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

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僧使葬之棺曰後事當盡力

他非所異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楊祐為漢州軍事

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就措試

之既驗欲授以方措曰吾從吏掾安事化金哉術士曰

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實舜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

授以化汞為白金術謝曰吾保足養親不願學也俱見

辭是三人者皆能不為此吾知文正之賢固不足以此

稱其繁也蘇黃門龍川畧志載其兄子瞻被奪扶風時嘗入關元寺觀畫古壁有二老僧遊過院曰貧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為精金當傳人而心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王官傳矣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與其得方不能不為爾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書曰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每視其方則視其分數不足一分則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色雜相

雜當再烹之後偶見陳州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因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其不惜此方惜負此僧爾公慎為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穢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子瞻在黃子瞻問曰少無音音嘗為此法否懺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心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然則開元寺僧不欲輕傳之意蓋深懲於授人而為之得福者豈非睢陽注不應永德之求所謂慮損君福故耶子由入言論居筠州時有蜀僧儀介者歸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為脩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

文於其術問之不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為聰道其
方大類扶風僧所傳然文未嘗以一錢自利故能保其
術而無患而孫公談圖記子由嘗為黃白術先治一室
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
子由以為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
其人遂不復講若子由其人固亦能不為此者也

○仙傳載欽祖年八十一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如此
亦何用多壽為添蕭映被徵見鍾離人顧思遠在部伍
中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元七娶有子十二
死亡畧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乏養是
以行役煇若人者其情蓋苦甚矣宋張耆少給事章聖

藩邸起家歷官侍中太子太師致仕福備富貴壽亦至
七十五子二十四八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貝州
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為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抑鬱而
終一子不肖遂隳家聲精波是亦多男子之累也

○傳燈錄伽耶舍多至一婆羅門舍自扣其門舍主多
羅曰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多羅開關延接朱子
為門人包揚言涌城一道人常在山煉丹後因一日出
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
之後其道入歸叫罵取身揚云嘗聞張天覺有一事亦
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云說的是甚
麼其人悟謝之而去

釋氏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隱峯禪師因燒浴

野語載真西山事正有此異真浦城人也先是有道人
於山間煉丹得成語童子曰我今入定或十日五日即
還謹勿移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語童子曰汝
師已死今為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徒是爾耳童子不
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人旋歸無及繞菴呼號我在何
處如此月餘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認尋我你
却是誰於走其聲乃絕時真母之娠忽見道人入室遂
產西山晦菴之所言者豈其西山事耶西山生宋淳熙
間此言湯其時記錄者

○尉遲渥中朝故事載鄭亞偶妻亡魂生畋事甚恠而
牛僧孺幽怪錄常參軍饒州田先生之遇與亞事正同
乃理之不可究詰者豈彼或有是事而此相附會耶抑
先者妄傳而後復虛撰之也

○唐之幽州石老當時傳其化為白鶴翔雲而去有為
續仙傳以記之者元之瑞州鄭仙姑當時傳其紫雲接
引乘空而去鄉里為立祠祈禱靈響遠近震動作會千
人後得其實則石老以病死其尸為其子沉之於水鄭
仙姑因與人私奸其父醜之死轉售之夢邑水尸於水
歸人於滄邑而誣始白今之厚誣於世者安知不有如
是者耶古今傳神仙事多矣韓退之謝自然詩可破諸
妄然自然非公同時事公獨於自然發論者諸仙歷代

正史未嘗言及而度書載蜀有文道士謝自然白日上
升故不得不辯之耳

○自古有天下國家必脩天地百神之祀以為生民祈
福祥弭災厲故祀為國大事後世祀事不專頌之禮官
而道家者流其徒度於有司所謂道士者上必擇召行
脩有法術其人使居宮若觀以典司之京邑之宮觀於
是不得不盛而天下名山勝地皆崇飾焉宋宮觀使問
用使相提舉洎元至今則一從道士選授秩至真人者
主之珠庭琳館香火是賴厥任既重矣哉今都城顯靈
宮舊為天德觀蓋朝廷以脩天地百神之祀之地也其
下院曰靜虛觀其住持真人虛白嘗受職典司祀事春

嘗與為方外友春嘗扣虛白神仙事虛白不答春曰道
家首流有在神仙上者有在神仙次者子將奚處虛白
又不答世皆知道家以清淨無為為本其學不出二言
靜虛而已至虛極守靜篤若無與人世事而其用未嘗
不自脩已而推之以應于世是故其言又曰道之真以
治身其緒餘上直以為國家天下惟其能以治身以為
國家天下也是故先正謂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蚘
子與夫兵謀之書無不可附老氏言者而其流乃為神
仙為法術為符錄科教遂大與古旨異世皆議其愈降
益卑春竊以為神仙事者彼治身之一能爾法術之事
符錄科教之事下上星辰呼吸陰陽奔走風霆驅役鬼

物以祠以禱以讓以崇國新有利乎人斯為之抑亦其
撫世酬物之餘智事則異而意不無近焉者也漢張子
房佐高祖成帝業儒者論其得於黃老為多曾參相齊
聞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
民自定齊以大治及後相惠帝遂臻寧謐之化文帝自
作元默恭儉號漢守成令主後世復有是君是臣何緒
餘上首之足累然自漢而下如子房蓋公其人吾求諸
道家不數數得也宋陳希夷被召太宗朝既見而退告
時宰曰搏不知吐納術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
今日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特勤心脩煉無出於此然
則神仙之事又足為今日聖君賢相告邪是不足告人

况下是事邪雖然後世則既有領祠禱事提舉脩祀之
地之人矣而能為生民祈福祥弭災厲豈非治道之一
助視彼棲息幽僻然經鳥仲獮區區此生謀者果誰賢
也於戲宇宙間人無有其心不靜不虛而能以濟于已
應于世而無謬者曰靜曰虛蓋儒者之學而老氏所言
心原理奧有契於吾儒者也虛白之賢其有契於此乎
春也觀茲觀額有感焉遂詮次其語而記之
○世人學長生者莫不祖於黃老而稱長生有道術者
莫不歸諸神仙然則神仙之事其足盡黃老之道乎軒
轅氏言之聖君功繼開闢萬世仰戴若禱若錄丹騎龍
升天事傳記荒唐非所敢知周柱下史蓋有道之士吾

夫子嘗問禮焉。闕令尹喜函谷所遇。不知即其人否。夫子刪書上弗及三皇而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至莊周乃載皇帝問道崆峒之事。黃帝書若內外經太素明堂等篇。以養性怡生為旨。先儒疑周秦間人作。然非為無本也。老子道德五千餘言。太史公謂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漢治不能不此乎。資其谷神章與列禦寇所述為黃帝書者。無異詞。夫黃老固微神仙之事。所能盡而長生實其說之所為。出今道家有全真教。以老氏為宗師是也。而又有正一教。所謂道術者。按老氏書止五千言。今道家經典託名太上。凡數十種。乃老氏之徒所為。其亦老氏之緒餘乎。

餘冬序錄卷三十七

餘冬序錄塞涂卷之三十八

外篇第十三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韓退之與佛者大顯遊見其所與書及與子翦書而朱子為考論之詳矣。退之所謂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始終定力有在何可誣也。孟氏死吾道不傳。漢晉以來老佛盛退之其時有能言其害過於湯墨如孟氏言陽墨之害幸禽獸而食人者乎。有能推尊孟氏其功者乎。有能以孟氏自待者乎。退之嘗謂人云。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予列天不欲使茲人有知。則吾命不可知。如使茲人有知。非我其誰退之蓋自倚以孟氏子矣。其云

不量力欲全於已壞而世莫救者知相波草不能不叛
去耳退之門人何似而敢異道由已而傳耶退之亦豈
真知道者然不固一襟折台毀必從於邪之言如之何
可誣也退之平居著述欲人必入吾必火君必廬而後
先王之道明若是勳也佛骨一表憐憫極諫語天誓死
其臨事又若是烈也嗚呼退之哀深哉有宋周程繼起
講明斯道闢異端以正人心於是為至然退之之言所
以為之先者自不能無取焉而程門高第謝游揚議論
朱子已議其流於禪學劉絢朱庭述作未聞呂頤張繹
亦學禪而早卒尹和靖者事伊川二十年視諸公為最
久後死於伊川二十年與楊為最壽而質鈍才短無所

發越程門傳道之難其人且如此而可責退之乎而可
責籍從輩之不叛乎宋儒記和靖在從班時朝七迎天
竺觀音於郊外尹與往或以為問尹曰家人皆迎某安
敢違眾又問然則行之歟曰固將拜曰不得已而拜之
歎抑誠也曰彼亦賢者見賢斯誠敬兩拜之矣春嘗謂
尹不當有此事為此語疑記者妄誤後觀朱子語錄云
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念金剛經百遍和靖者值
其音金光現經門何故看此曰毋命不取焉乃知迎觀
音三拜皆實事也尹素見若爾其又致遠眾耶朱子謂
二程門人有恃其師說而溢于老佛者和靖蓋不能免
而伊川稱我三而不失其正惜尹氏子其然乎此春之

所以有感於昌黎也

○前輩高人交遊中若不絕僧者或議之僧亦入耳韓退之送澄觀詩我欲收歛加冠巾送靈師詩方將歛之道且欲冠其鬢然則愛真人則當人其人可也吾未張崇嘗為僧後還俗應舉為趙崇景所抑或曰劉惔蔡康非僧乎趙曰劉蔡作僧未為人知惔然百歲三月何不可張崇衣冠子弟無敢出家不能參禪詩道乃於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夫張收之桑榆而趙反惡其初服何其與韓異也昔者賈島不失為詩人成汭李罕之不失為賢州牧郡將入其笠而招之不可也鮮于鳳以逸才為薛能柳批所

受願之為僧薛實使之鮮于反初服柳遂拒之崇疑豈柳批之見耶富鄭公居洛喜入出家蘇東坡以畜髮為參寥子吊而予由以削髮為俞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王旦為宰相二十年及死自云無狀欲祝髮緇衣以塞素志家人欲從其言惟婿竊嘗力排而上之旦之自知其無狀也其從天書之過乎而遺命荒悖乃至此旦所謂不必善終者若不從亂命有功於此氣矣

○吳曾漫錄載程明道語云今僧家讀一卷書便要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開讀都無用處又云明道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或疑非明道所宜言明道於此真不有所感歎

朱子語錄門人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朱子曰他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為非亦是

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蓋此意也然則吾人而不如僧可乎

○程子言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又謂不是野狐精也然則二程所以不從邵氏學者其大段有在也

○黃山谷教人專信禪和以為勝從文章之士學綺言妄語增長無明種子也山谷蓋無得於吾儒道學故也山谷平生綺言妄語不為少矣然一見聰演筆即自悔

文海之上使有得道學當復何如山谷濂溪居士書其文字又欲以所聞改作多病懶放因循至今張南浦道人行適作託大字書性不香可意否如命學道絕不知踐履人之學道者類皆然耳性雖久在江南能明此事者不過二數人耳頗有聰明善於教者文句似與經教不符或言行孤僻或放蕩獨性割者並不知痛痒可款也公既言濂溪可那工夫過山致教歸文宗老此人極須明蓋乃自動手不然越以賓客待耳與實道人不易識也頃有報日云云所云文字當是濂溪辭說者謂此作能道有道者胸次山谷胸次蓋不凡矣命山谷第山谷他與人書言其不樂讀書而有法流濕就燥

聖人不然易六世之數其沒也與人善又有痛其狂心
未得會許捨上時之語即其人可知江南三數人山谷之
謂學道者空門中人耳而以此發文老為濂溪勸不知
濂溪始與山谷言許何語而山谷乃以此語答也然則
山谷豈知學道者哉豈真具隻眼能識濂溪否哉
○山谷嘗言利衣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
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理但以百
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言人云眾生身
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
於事有益於身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
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譽譽求稱避譏厭苦逐

樂得喪又言古宿因決不計較而為之且猿騰馬逐
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塗亦窮
於是此山谷有得於學佛者今人問伊洛之緒論知學
佛為可耻然何曾似渠用工解說到此地位所謂五穀
不熟不知糠粃者也

○道山清話黃庭堅嘗過范景文終日相對正身端坐
景仁言吾二十年曾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
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譁呼咫
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按李廌談
記東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欲
物不芥蒂於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為謂

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春日
景仁有得於聖門收心之學而佛家高處有近焉者蘇
黃學佛而不知此學吾儒有之故其言如此而范不樂
不取也程氏外書謝上蔡受學於明道先生志甚篤而
明道猶以其學心口不相應謝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
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二程豈學佛作家耶

○揚子謂儀秦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韓子謂老佛道
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
○莊生有言一尺之檣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佛云細為
微塵至鄰虛塵折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折鄰
虛即實空性若此隣虛折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

取物不同其義一也

○釋道經云其教謂人誦之可辟邪惡有是理乎人心
有所依歸不動他慮邪惡之氣當自退避誦經呪而解
邪惡者非經呪之力人心內定之力也今術家有咒乾
元身利貞入呪誦咒聖人之言豈為巫覡用哉而彼乃
竊之以神其術推此可知此齊權會法助教時嘗夜獨
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
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悟之誦易經上篇一
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然則吾易豈是禦鬼之書
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
日夜不息知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然則孝經豈亦

釋道祈禳之與乎此事其載正史此理蓋可悟矣

○晉王坦之傳坦之與少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并躋神明耳言訖不見冥怪之事前輩著錄紛紛而此特見正史其然乎宋劉亮傳亮在梁州嘗迎武當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秦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中問便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其語分道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其然乎韓退之所志李傅七墓文內人若謂之尸解者豈不可也噫彼史氏亦何

苦而為左氏之誣也不可曉矣

○司馬溫公行狀公博學無不通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勝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耳朱子曰溫公也看不破只是便恁地說又曰前輩有謂闢釋氏為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也

○十國紀年丘劉恕不信得屠說以為必無此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師友談記東坡謂丘寔曰寔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大會親友酒闌語眾曰老人即今日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號曰願留一言為後老人曰

本欲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論老人
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
矣所謂勾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言平生活生今日就
化一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請二君與師同國但言稟請
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
得去者計也彼之謂死時將得去者其又在何物邪
○宋文同之友也崔公度見同南京同曰吾聞人不妄
語者不可二也言即此其言三層之文似引之至肩間
公度大驚為之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者此事載宋
正史與可亦公度以不妄正欲實所見爾亦云異矣金
光明經諸佛於無量劫常說實語以不妄語故出廣長

古能覆於面覆膽部州及四天下能覆一千二千三十
世界普覆十方世界然則與可所聞者豈其是耶

○天地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而佛氏亦曰一切
諸法皆有破壞唯有法身常住不滅雖與吾說若不盡

同然所謂法身亘古今彌宇宙到處充滿而無壞者豈
拘於形而外於理哉朱子語釋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

○佛言有無義本義語或問本義者何曰汝被我解釋

有伽邪舍多尊者來請僧伽難提尊者因風吹殿角鈴
聲難提試問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
耳難提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設難提曰善哉慧

能大師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颺刺幡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師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二僧問語悚然異之釋法之傳大段如此靜慧可見菩提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吾與汝安心竟僧璨見可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可曰將罪來與汝懺罪曰覓罪了不可得可曰我與汝懺罪竟道信見璨曰願和尚與解脫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脫乎此其心法也

○涅槃經云十二因緣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上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菩薩菩提上上智觀故得佛菩提書在人所讀爾佛氏誨諸國人於其經典一句

一頌一品一部皆當一心正讀誦正開持正思惟正脩習吾輩日對孔氏之書而可自玩易乎

○那羅王及善才童子或現可愛或現可畏事雖不同其欲教化衆生一也拘物頭花因涼月開敷蓮花因烈日開敷亦各有所宜耳

○金石之性堅不可易水性遇冷成冰逢火便熱佛氏不取金石而取於水謂人有定性者諸法悉皆不成無此定性一切皆成何其情也佛氏之教學在定力乃不取人有定性然則無定性者其能有力歟他日論學佛者又在有堅固性有堅固力所謂堅固力則定力也堅固性與定性何異

○鏡裏之形非內非外夢中之質不有不無病眼顛倒見如此

○鏡裏之形無體而全因外境水中之月不實而虛現

○阿羅漢之先一日克已天下歸仁固有此理

○天附乎地地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先正此言如何

○卓安地上地安天上便是此意釋家者曰風輪能持水

○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雖無所依能令三千大千世界而得安住豈不有見於此意乎

○佛氏所言處童子地其惻善不失赤子之心之意歟

於果報無希望心於榮好無羨慕心於因緣無迷惑心

而赤子之心可不失矣佛言我當自脩正行亦勸於他

令脩正行吾子與人為善之謂也又言若不從之謂也譬

如衆水皆同一味隨器異故水有差別

○佛首先誦之定果之光雖動風亦不能動春日火之

光影所六四變者皆無所動風能動者其燭而佛之所

謂定光者固光影也余嘗有與夜行隔紗見導火四射

○定制心或勸其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

近之矣末劫劫田間書事神不若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求神神有不神者矣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此佛法也烏窠云三歲孩兒說得八十歲老人行不得性空師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天不如行取一寸黃山谷謂洪龜父云古人此言至言也此語難聽教書也

○釋大安在馮山三十來年只看一頭水牯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去也人須務心學須識取

○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為樂海願常遊現在福海願恒

盈當來智海願圓滿佛氏之心未必無所貪也

○金光明經如意寶珠品爾時世尊於眾中告阿難陀曰汝等當知有化羅尼名如意寶珠遠離一切災厄亦能遮止諸惡雷電過去如來應正等覺所共宣說我於今時於此經中亦為汝等大衆宣說能於人天為大利益哀憫世間擁護一切令得安樂特諸大衆及阿難陀聞佛語已各各至誠瞻仰世尊聽受神呪佛言汝等諦聽於此東方有光明電王名阿揭多南方有光明電王名阿抵嚕西方有光明電王名多光北方有光明電王名蘇多末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如是電王名字及知方處者此人即便遠離一切怖畏之事及諸災

橫悉皆消殞若於住處書此四方電王名守於所住處
無雷電怖亦無火厄及諸障惱非時枉死惡皆遠離爾
時世尊即說呪曰。但姪他。你弭你弭你弭。尼民
達哩。室哩盧迦盧羯你。室哩輸羅波你。曷略又
曷略又。我某甲。及此住處一切恐怖所有苦惱雷電
霹靂乃至枉死惡皆遠離莎訶。

○金光明經流沙品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謂無
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
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此滅故彼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
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

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成生
滅則老死滅老死滅則憂悲苦惱滅如是純極苦蘊悉
皆除滅此辨自謂甚深妙法者也

○金光明經三月是春時三月名爲夏三月名秋分三
月謂又時此據一年中三三而說別二二爲一節便成
六歲時約二是華時三四名熟際五六名雨際七八謂
秋時九十是寒時後二名水雪際人解四時并知其六
節所謂六節令人無知者

○今之僧尼誡誨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宜
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
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盡至晦謂之

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宜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
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
日為羅漢月即鬼宿之星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
月十三日為之室羅代奪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
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娑達羅鉢陀月即翼星名也黑
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有大小故也中國舊氣與印
度通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小盡即印度以十四日
為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初一日也昔人常記之
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蓋四月十六日
乃屬逝瑟地月乃印度四月之盡日也

○楞嚴經五種辛菜注一大蒜二茗葱三慈葱四蘭葱

五興渠與道家五帝之名不同要之皆記之所謂葷也

○楞嚴譬病根未除曰隔日瘡譬二虛相倚曰交蘆甚

切所謂黑石密乃甘蔗糖也楞伽注迦利沙波等或是

貝齒或是金銀銅鐵等錢所謂陳那羅即金錢也

○佛曰初到夫山與夾門答夾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

爆朱語錄及之

○辨婆沙論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劫初人也

朱子亦嘗言及其云佛經說初生人云云今見阿含經

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因飽肥

香美故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口只給生因貪食

故地肥減後生婆羅婆羅減後生類米食彼米故

方分男行女相行不淨行云云是也
此說天與地相行不淨云云是也
蓋天與地相行不淨云云是也
蓋天與地相行不淨云云是也
○趙彥衛雲麓漫抄云唐書至道亡文冠僧尼見天子
必拜今之不拜未知起何時後唐傅奕奏高祖云不忠
不孝削髮而揖君親則不拜其來久矣

餘冬序錄卷三十八

餘冬序錄終限卷之二十九

外篇第十四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才編輯

抱朴子記黃帝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淨天而載地者
水也以理言之記者恐誤地外為水水外為天天一生
水天有五行水居一焉

○天高聽卑以理言之善惡罔不應者而或者為之辯
曰人空樓臺之上察地踈蟻不見其形安能聞其聲今
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跡比於天非若踈蟻於人也謂
天聞人之言隨善惡為言以誤矣此論頗正此俗儒愚
論可笑也已天積氣地積形人物在天地間地之上何

莫非天天之崇高其真遠於人耶天其真有形若人者
恃耳目為視聽者耶吾恐思儒之論足使無知之人不
畏天也謬為一言

○天可徵者惟人人可恃者惟天天寄人以視聽人受
天為聰明天人一理也三代已報此論然後世天運人
事每失顧應豈真人衆而天未定固有在邪抑法之行
果在乎人而天固不可知邪自中包胥為勝天勝人之
論而唐劉夢得交相勝之論與焉包胥猶以理歸天而
謂人為不當然者夢得之論則以人為當然而直謂天
為不當然而然者意愈岐而言益支噫天人之際非春
秋之士所能識卯金何人而足與於此春間蘇長公之

論人無所不至惟天下容偽其論天似矣其論人固其
所指人耳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論天者求
之其定之時似矣抑不知其未定者乃其人有一二未
定之時耳天人一理世寧有未定之理乎而人於我或
不然者彼直一二不天之人耳天有此理在天下曰公
道人有此理在衆口曰公論公道或一二人以壞而天
下之天終不可盡壞公論或一二人以惑而衆口之多
終不可盡廢徐而觀之天與人何嘗不定人何嘗勝天
天何嘗勝人天人何嘗交相勝邪此理也予近與林君
汝桓言之汝桓易齋先生之子有家學者也

○天喻有三喻其圓則曰如彈丸以手見視日月之行

則曰如倚蓋言地包天中則曰如鷄子中黃

○天之黃道可見處暑後秋分前暗明日沒時於高處向南視之若虹霓斜界雲氣皆不敢入者是也

○禹本記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後儒曰如火把之燈蓋出此元人嘗窮河源矣殊不如本記之所言者

○日月蝕昔人紛紛置論不一國朝永潛溪云月本無光其有蝕是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大不過與月同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宋此論亦有見於夜可月蝕固自在申酉時

在寅卯時者或日未沒或已出亦可謂地中日下而隔蔽乎且日何為亦有食也劉保齋云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内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有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當正爐炭熾之尖所衝射則昏反不然此層家所謂暗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衝耳此言有據日外月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然謂其輪復有大小則恐未宜日食既時四面猶光自緣日光

本盛與月不同乃爾若地與月其形體大小何煩擬類
昔人以遠征至日出處已有所言朱子亦嘗言之日
固不大於月也宋之所言地影正可如佛氏言月中所
有不當以論月蝕劉之所言乃是曆家之說曆家日光
暈奪月光則月食日為月掩則日食之說朱子嘗以示
門人矣考之理數似只如此他日論日蝕又云日月會
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論月蝕云日月相
照月不受日光此一句是陰盛充陽而不少讓故蝕何
也陽氣衰陰充陽不讓此日蝕事也日蝕書於春秋而
月蝕不書若陰盛充陽為月蝕之災聖經安得忽諸
○日月蝕曆家定數然古人固不以日蝕為懼春秋於

日蝕必謹而書之聖賢豈不知數不可移欲以存上天
之戒耳漢時詔云謫見下天災莫大焉猶是此意宋徽
宗時乃下詔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以為異者皆
不曉曆之故是何言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
其不有定數歟而聖賢未嘗敢歸之數孔子生於周末
豈不知明王不與天下莫宗而為是栖栖不遑安處不
敢一日而忘斯世也夫堯舜之治桀紂之亂豈不亦天
之數人何賢乎堯舜何罪乎桀紂之亂豈不可移
聖賢教人亦盡其在我而已今日月蝕自朝廷而及天
下皆用護日護月雖知非益不可不行此禮

○唐突厥傳太宗言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

明赤氣滿野諸異吾有疑焉夏霜赤氣拘於一方則有
之苟有五日三月並出連明中國胡為不見日月之象
應非細也而獨為夷域兆異於理礙矣

○宋人記王荆公云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按西
陽雜俎佛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或言月中蟾桂
地影空處水影也荆公說實求此東坡詠月正如大圓
鏡寫此山河影妄云桂兔慕俗說皆可屏亦是用此說
耳何遠謂王蘇論此有未盡處今以半鏡懸照則物像
全見而月之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此辯始
不通遠近之理者矣

○元禮部郎中陳孚使交趾以至元癸巳二月三日宿

在溫縣未嘗見新月乃在天心見陳剛我

太宗永樂八年親征北虜學士金幼孜從三月八日次

鳴鑾戌夜仰視北斗正直頭上見金學士御以此推之

孰謂天高而星辰遠邪談天術謂中國天下八分之一

各亦縣神州而分為九州矣可知矣

○堯典定中星以戌為昏世俗稱黃昏戌時是也後世
不問日之短長但以地上日入為昏日短則不及戌星
未中此說文謂火元於戌是日至戌乃無光耳或言日
行今古不同乃考諸曆至今仲冬日經正紀即月令之
日在斗也日經在斗亥戌時則星正中日短星始無
有差或何可言是固知堯典以日經正紀戌時為昏月

今以日經星紀之日地上見日為旦日入為昏不知天
者一舉論之故云差也若能作一圓圖以二十八宿分
十二次舍剪為法盤於外作一定盤其十二時環之午
上子下隨四神以日加成竟與中星見矣太初曆冬至
日在干一度以中氣言也日經星紀之日也堯日起
虛一度亦司斯義

○五行人恒言以金木水火土為序按大禹謨水火金
木土殺性備則以五行之相尅者言之洪範一水二火
三木四金五土則以五行之生數言之論其生以質而月
令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則以五行相生之序言
之此乃五行順序六十甲子惟金木有自然納音水火

土必相假而後為納音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
納音之列也此天地自然之數也河圖生數也生者左
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而生
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
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
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
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
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
先後不同義各有立今人恒言其不又各有據歟
○宋黃何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
其味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

乃作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

○古語：衆口鑠金，論衡云：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曰鑠金。按今五行家有赤口之說。

○陰陽書：五行十二位，以長生沐浴冠帶臨宮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配於子丑十二辰為五行之終始。吳曾

漫錄謂五行無總理，蓋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諸

四絕曰：巳為水土絕，申為木絕，亥為火絕，寅為金絕。五

行本乎陰陽，陰陽一日不可無五行，其可絕乎？唐李鼎

粹備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論五行：一曰水，其

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

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

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

木則曰：其系包在申，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

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必有萌芽以先

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其無總理，明是黃帝經五

行十二變篇：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官，四變而臣

五變而君，六變而妻，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

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

生，蓋運齊日夜運，渾是五言七言自然之經，蓋止者系

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晝夜之道，固無總理，絕蓋系

包兩字後人傳寫失真，合而為一耳。古說左腎其府勝

右腎其府心。

一曰：勝心，心為目。

一曰：勝心，心為目。

一曰：勝心，心為目。

一曰：勝心，心為目。

一曰：勝心，心為目。

一曰：勝心，心為目。

脫右賢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氣精女子以氣包系包所以處胎也

○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承常之次立春驚蟄居之節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曾之分野漢善曆志周三月二日庚申驚蟄顏師古注驚蟄今日雨水夏為正月周為三月雨水今日驚蟄夏為二月周為四月蓋漢以前皆以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中雨水為二月節春分為中也至後漢志始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為序耳齊東野語史記曆書亦謂孟春水泮啓蟄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注以為夏正建寅之

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初啓蟄為正月節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至乎今由是觀之自三代以至漢初皆以驚蟄為正月中矣又漢以前穀雨為三月節清明為三月中亦與今不同竝見前志呂氏春秋孟春之月始雨水仲夏之月始朱子謂穀雨至季夏之日涼風至秋之月始涼風至朱子謂穀雨至季夏之日涼風至秋之月始涼風至朱子謂穀雨至季夏之日涼風至
○冬全歲十一月由氣節康節詩冬至子之半謂子月之半乃是冬至不謂其日子時之半也蓋冬至交氣亦有在白日及夜之他時者子月之半為冬至前半月屬舊歲以後半月屬新歲夜之半為子時前四刻屬昨日後

四刻屬今日冬至前一月屬舊歲後半日屬新歲故遁
甲未文冬至前日時作陰遁逆行交冬至後日時作陽
遁順行午時前四刻屬昨日後四刻屬今日故曆法子
前四刻交節氣作真日夜子時初幾刻子後四刻交節
氣作真日子時正幾刻大抵子位正比於時為冬月令
言數將盡歲且更始有終陰始陽之義天之四德為
貞文言訓貞有正四兩義人之四德為智仁言智有
知與弗去兩義其方名亦有兩曰剋曰易其神玄式亦
有兩曰龜曰蛇人身有兩腎馬皆自然之象也或若因
此推坎比方之卦亦有兩義其在先天圖本一坤而在
此爾乾以九二之奇下交於坤六二之偶於是成坎之

象兩合為一一又分兩奇偶奇生生化化皆於此出
其然乎

○冬至賀夏至不賀昔人亦有說冬至陽氣起君道長
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然賀冬
非古禮也考漢雜事及沈約書疑起於漢魏間魏晉冬
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人皆其儀亞於歲朝自是
歷代行之不廢後月令仲冬之月日短陰陽等語生蕩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情性事
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五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
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機在下

不可動泄王者象天理物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白虎
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無絕事不聽政擇吉
辰而後省事今乃以賀為禮則所謂安身靜體者不
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日日
長至仲冬之日日短至今世率稱冬至為長至尤非是
曹子建冬至獻歲頌表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歲貢
禮所以迎福踐長歲若文儀云近古婦人常於冬至上
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
至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
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
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長

履長者景也長璫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為

正

○周禮觀象識風土記云真臘每用中國十月為正月
國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是大小盡
却與中國不同中國歲閏則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殊
不可曉春謂真臘正朔歲閏如周所云乃是用秦曆也
程大昌攷言云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曆以十月
為歲首當置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為後九月
是也漢紀表及史記自尚祖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
是亦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為
歲首然猶歷十四年至征和二年始平四月後書閏月

達觀乃不曉此可笑

○陰陽六壬有貴人登天門時春嘗為之盤式自正月
起其月其日只有一時合用其盤逐月左旋如正月庚
時為甲戌庚晝貴天門到二月即坤為甲戌庚晝貴天
門時矣其庚時在二月乃乙巳天門即正月辛上之晝
貴也四季日出入時考之大統曆度不誤晝夜之用也
陰陽家有言年言不如月言月言不如日言日言不如
時言這時之法適曰奇門為上六上藏沒次之神藏殺
沒四大吉時孟月用甲庚丙壬仲月用乾坤艮巽季月
用乙辛丁癸昔人不過舉其槩耳天乙不臨乾四神如
何得藏丑不臨乾四墓殺如何得沒欲求貴人加丑臨

乾惟甲戌庚日乃有之其餘殺可藏神不沒也故用六
壬時者又以貴人登天門使神藏為上貴人臨乾曰登
天門其時凶神受制吉神得利凡百所為無往而不遂
矣但今之陰陽者流之論貴人求異於舊而益遠於理
使舊說不明無以折旁門之妄喙也春請辨之天乙貴
人家在丑且對宮為未十干中在後理於丑未為多甲
戌庚日晝理于丑夜理于未乙巳丙丁日則晝以次理
于亥夜以次理申酉辛壬癸日則晝以次理午巳夜以
次理寅卯其所理宮晝當在丑未夜當在丑未前也
辰戌之逆貴人不居故天盤支貴亦到此子限天乙在
東正西則南方為前北方為後在午則東方為前

西方為後十一神將前後以之非故為禳也貴人所
理自應向明背出其前五將木火之神首自喜東喜南
其後六將金水之神首自喜西喜北而論者乃謂諸將
無歸背爰天盤左旋右轉夫神將之直天盤者豈真鬼
然無質不可推移消息之物耶近世陰陽家及貴人晝
夜所理之官分為陰貴陽貴每十二貴一日之間不知
神何所主夫天上至尊至貴之神一而無對者也以晝
夜所理言之未知其所在耳今以陰陽分旦暮晝夜可
也而乃以分貴人使相角立至有先天後天起坤之論
豈不悖哉貴人天門時者當視日之晝夜時貴在某爻
時在晝視晝支在夜視夜支如晝用事月將尋見晝支

貴在乾乃為貴人登天門時若是夜支在乾時既非夜
貴人自在晝所理處神殺於何藏沒而今之求貴人時
者但以其日二支在乾定之又改六壬舊說以子後為
晝午後為夜而謂陽貴人自子至巳用之有力陰貴人
自午至亥用之有力反此雖言力輕殊可作也

○日晝夜百刻為正百二十刻出後漢獻縣夏賀良說
袁帝行僅兩月而廢而歸退之記嘉乃用百二十刻作
句何也百刻者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今曆
家初一二三四刻上立初初刻正一二三四刻上立五
初刻各得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一時八刻外有二小
刻二十四小刻共為四刻始合百刻折而數之二十四

小刻合九十六刻以成百二十刻如此然後餘分乎爾
○年月稱某年月日有云日了者或謂此俗語按文選
陳孔璋檄吳將校文年月朔日子云云則日子之稱有
自來矣南史劉之遴與裴續等奏校古本漢書稱永平
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部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
月日子隋袁充上表嘗與曆之元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
共說聖之時日十二時每日必起日子之稱其是乎
○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寄
數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
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
蛇雙舌羊四爪鷄四爪豬四爪見洪異漫錄子午卯酉

五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鷄無
肺見曾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

○邢凱坦齋通編云古今消言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
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
閱言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燕之
乙亥嘗之祀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社祭用
甲郊以日丑亦不拘也後世術家既多互相矛盾褚先
生云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
與家曰不可又有建陰叢辰天人六乙曆家凡七種所
言吉凶相半制曰避諸死亡以五行為主今觀諸曆一
日之內有言有凶當如武帝主一家可也鄭鮮之啓宗

武帝明且見變人是四廢日答曰吾初不擇日此亦可
法見設芸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丑辰
月祭靈星以永豐耕靈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
辰也

○月令出上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
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
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
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為國之大計
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唐李涪刊誤云
云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即以絲杖

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稔何謂乎勝國至元中
春牛經式至今襲而為之以策牛人立處為芒神忙間
之異牛頭角身蹄尾籠索芒神貌像服色裝束一就年
日干支為其施設尤是可突

○玉堂問語上元夜豎一文竿於庭中候月午其影至
七尺大歲六尺八尺小給九尺一文者一水五尺歲旱三
尺大旱又正月一日於牛屋下驗牛以卦則五穀難立
苗半臥半起歲中平牛若俱立則五穀熟春甲子日雨
多旱秋甲子日雨多水

○續述征記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十七百二十有一
載記于堯碑春被堯即位甲辰晉武皇帝泰始元年乙酉

去堯即位二千七百二年泰始二十年甲辰是為二千七百二十一年懷帝永嘉三年己巳則二千七百四十六年堯碑誤矣自堯即位至我

大明洪武元年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元六十三甲子

○唐堯元年甲辰至我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甲子
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蓋堯之時在日月已星癸辰申而當乾之九五值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中故謂中數也考之天開甲子不我

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勝國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後八年得甲子八千會之

初運當始之初六故推勝國至元甲子為午會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始之九三也欲復二帝之盛以躋三代之長是望

今日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積授時之數况授時曆法以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為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

二十四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分一十八萬二千
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千
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五十分授時曆
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
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
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
五分八秒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
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
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
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
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

憲也書奏

上是其言微之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
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
一日永文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
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曆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
元辛巳一千一百六十二年以辛巳為曆元推得天正
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
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八十一年推得
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
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
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

相合畧無差繆故敢上聞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合行變無差者為日之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正五九月不上官前謂隋唐以來崇信佛法有禁刑斷屠之條士夫有不便者遂不用耳非有他也今人所傳上官壇經不知何據正九旬內尚可不忌而五月三旬特為凶惡俗忌百事俱以此為毒月歐陽永叔治平丁未三月出知亳州時辭乞便道過賴許之公與曾舍人書云在賴無所營為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旬爾此老未能免俗亦可笑也

○韓文恭薛助教有後三月是用史記後九月文法

○曆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謂之元氣會最難得遇程明道集有鍾粹美會元之期朱子謂此生聖賢之期也

○春徃使陝西至岷岷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館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處雹曰白雨又曰硬頭雨無言雹者昔宋紹興十七年臨安雨雹太學臺瓦皆碎學官申朝廷脩諱言雹遂稱硬雨彼處人所云亦有自哉

○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人所同正德七年冬燕趙河朔之地燠如而江淮一風雪甚南至洞庭水緩流處冰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暹明少連實魏使崔劬劾

曰今歲奇寒江淮亦水旱之患可為異矣
○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獵天
雨來電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皇駕赴大
同又明日達賊以眾圍陽和向無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餘冬序錄卷三十九

餘冬序錄極如卷之四十

外篇第十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禹本紀并水經皆以崑崙為地之中崑崙蓋在西北去
嵩高五萬里而以為中者東南皆水水土在天運間要
不可定論也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二萬二千里南
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
萬二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
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里使豎亥步
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山海經

管子書言云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尸子曰此太極之內有君長之地也我

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其東西南北水陸驛站里分至到之數具載寰宇通衢其延袤六畧則如此矣四夷之驛不與焉於感盛哉

○陽東生陰西息南陽盛北陰淫陰陽之定位也而西金寇東木北水制南火陽不勝陰如此君子小人之道於斯見矣

○曾三異因話錄地螺或用子午正針或用子午丙壬問縫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或謂今江南地偏難

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參之古者測日景於洛陽以其天地之中然有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少偏則難正用亦自有理

○溫泉天下有之非一而所在土人類罔洗者可免瘡疾大較溫泉之水往往有硫黃氣硫黃方書愈瘡之藥也本草稱昔秦始皇被神文嚙生瘡驚怖謝之出溫泉

立愈溫泉一名硫黃水土人相傳之言孰謂其無據耶○陳后山謂潁中田垌有橫有立立土不可稻為其不

傳水也春西使時見山陝間民緣路因岸而穴居者問之士人亦謂此惟以頓土可斷而為之居則耐久若逢立土即坍塌也

○左傳晉文公過衛弗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反國之四年伐衛遂取五鹿蜀本紀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爲土秦王大怒臣下相賀曰土者地也秦富有蜀矣遂伐蜀有之

○城古云縣作也吳越春秋縣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淮南子縣作九保之城諸侯倍之禹壞城平地而海外賓服四夷納職而博物志云禹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不知茂先又於何據鴻烈解所謂禹壞城平地者怒非

○宮中華言今注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

之語明同寔而兩名之也而朱子以宮爲墻

○春地氣上升春土築墻即不可得實江南人家墻垣無以春築者况城堡乎劉貢父辯赫連勃勃蒸土築城事爲非醜蒸而曰春首聚土陽氣蒸發用築則堅牢特甚恐不然也

○孔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

也淮南子魯哀公欲西蓋宅吏爭之以爲西蓋宅不祥
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蓋宅
而吏以爲不祥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
蓋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
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
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蓋宅蓋宅蓋一
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言之不同者豈記
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蓋俗說西者爲
上上蓋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蓋者禮記南向
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與尊長之處也不
西蓋者恐動搖之耳審西蓋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言

乎

○漢三年漢王與酈生謀欲立六國後得張良之言而
止漢建安元年或勸曹操宜復古置九州得荀彧之言
而止操嘗謂文若吾之子房觀其謀議廢幾近之然則
古封建之制後世其真不可行歟

○太祖平一天下自此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
曰此平述部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如何翰林脩撰鮑
頌對曰胡虜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
盡不可圖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
曰在德不在險也永樂中

太宗定鼎于此及震殿之災群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

尚制之議可謂不知變已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裡樹鬱然有嚴毅氣象宋子嘗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無栽植兩京皆同京都傍皇城內沿種柳御河左右乃有松栢皆同殿五松瓊苑島諸栢皆金元舊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號多欠頓重有人問得通用者我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聞之知其為天府也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神孫萬代守為家法鮮奇偏傍自不容側其間於戲是豈前代之所能及哉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揚於上也一曰羊溝謂羊

喜餅觸垣牆故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見中華古今注今人謂暗溝為陰溝明溝為陽溝所謂楊溝羊溝安知非陽溝邪一事不勝異說如此

○陰陽地理選擇之說朱子亦頗信之門人記先生於世俗未嘗立異有歲暮欲移新居而外門未立者先生勸其倚工早完免致移後新歲禁忌無不為之先生曰直外門未立曰歲暮欲移新居而外門未立者先生殺之類於五行衰旺之氣推出自有此理惟上蔡能知今人只是盪浪不信呂丈不知風水故亦不信諺云信之則有不信則無亦只是此心疑與不疑耳人不知地理則亦不是若知而故不理會尤不是

不釋
上
○孔子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虛土之人大沙

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地土之人醜呂氏昏扶輕水所
多禿與癩人重水所多瘧與癩人其水所多好與美人
辛水所多疽與瘰人苦水所多疔與癰人任子木氣入
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
而賊人之生未有不鍾於水土者也而近世有不信風
水之說者特未思耳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柳子厚送廖有方序皆出一時
文不相襲而議論符合歐陽水叙送廖待序又合於韓
柳之所言者歐豈有所襲邪所送皆南人其人皆廖姓

殊可異韓序柳之為州當中川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
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
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茨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
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
也其無乃迷惑沒溺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耶廖師柳民
而學於衡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
迷溺者耶柳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
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
環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厚重孝悌信讓以質其
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
歐序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

雲霓其生為祀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為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祀梓三文意見地理家說理不外此物不能兩大美不容並勝清淑之氣炳耀之德秀麗之精英不在人則在物物不能當也不有人乎人罕鍾也不有物乎今交廣之地人與物擅中州而名天下衡湘郴桂所產物既非昔之所有獨於今又當復舊之耶

○嵩陽縣東九十里有山實產黑鉛山窟穴彌望鉛生山石間自昔居民裹糧於此鑿以入隨鑛脉所在高下曲折分析探取有入深二三里五七里所著人挾水牛角貯油燃照所得或多或少相補湊大率日計直銀數

星布直正視耕桑者得利速且倍故傍近墾農或趨之穴內深杳險峻至有鑿空石裂土崩死生莫保且鉛氣毒人若深入穴探連月不出則皮膚痿黃腹膨脹不能食多致疾而斃故採者或十數日即歸家稍休復往如是不止歲月漸久嬰毒漸深莫能免於疾以斃然利所在竟不能自止夫民苟勤力農桑衣食所得亦足自養盡命而終豈有冒險致疾之虞而以此墮命而不悔利之誤人如此哉

○嵩陽因產鉛之故居民多製胡粉為業其法設壺懸酒缸內封閉之四十九日始開則鉛化為粉矣此粉白者妙為黃丹黃丹渣為密陀僧凡此三物收利甚博人

有資之而得富者然其氣有毒必食犬肉飲酒
以禦之若枵腹中其毒神病至死業久之家長幼為毒
薰蒸多瘡黃旋致風痺癱軟之疾不得其壽而斃至閩
戶無遺類吁可畏哉而縣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繼之者
自昔至今相競不已也世之鄙夫舍目前忘日後幸於
幸得而肆取禍者其獨此一事哉是事孫君原貞曾有
說戒其縣之人眷分守河南道其地為重致戒云

○蜀中古有樂土之稱中原士夫往往僑焉天寶末乘
輿播遷入蜀華族留而不歸者多矣李白蜀道難詩錦
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杜子美五盤亦云成都萬事好
豈若歸吾廬二公思鄉懷土之情不見於他而皆於蜀

言之是固有為耳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
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胤
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惟石名品俱為洛城有力取去記
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
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井崇文靖之德更不保
五畝宅邪玄慙而止唐嗣曹王暉持市取張柬之襄陽
園圃馬鼻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柰
何使其子孫留乎暉謝之二公遺業何假泣告之屬贊
皇之所以自恃者固不可與文靖漢陽比也彼石家金
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地不復留身後今日諸

如此者又何道焉唐魏謩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
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為言朝廷購而賜之宋邵康節
天津之居本言地無寧初法當在賣榜三月人不忍買
司馬溫公諸人為集錢買之然則身有富德不必潤屋
為子孫計也

○天下事當者皆理理不可推者為異雖然物非有異
也理非不可推也人意不明於識耳不明於識而疑有
所遇疑心多則非疑即鬼畏心多則非穰即避而茄冤
弓崇紛紛於前矣郭永懷車志衝嶽劉先生昔山行遇
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暮雨止月明見此壁
白骨一具穴視之白骨條起抱劉極力奮擊乃零落

墮地不復動矣劉與夫談此此非怪也劉真氣壯足以
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鷄羽置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
應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意也李政該聞錄政昌西橋
南舊宅人不可居每至昏瞑堂壁下有聲漸起如銅鈴
之響繞繞宇內至曉始息有焦道士言妖祥之與本由
陰陽五行之氣相剋感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為聲此必
因冷氣畜在一隅故成妖耳宜備密室中屋壁狹隘之
處俾其開露虛明發泄滯氣如言妖不復作二事春喜
其有得於理識者于此可以類推

○秦檜里子疾卒葬于涓南立其墓之東曰百歲後當有
天子之宮矣我墓及漢果然文謂檜里之智是以知身

後之事乎曰後世之知數學者博里之智是也漢滕公
夏侯嬰卒送葬之東都門外馬踏地悲鳴掘之得石柩
有二千年見白日滕公居此室之語因就葬之然則數
學三代蓋已自然者矣

○晉史載善相墓者言葬祔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
則無後祔遂鑿之祔何忌於無後也祔惡夫帝王氣之
言聞也彼言祔祖墓所有帝王氣祔不鑿之人將祔疑
祔亦豈能保後之子孫不因是以萌其覬覦之志術氏
之言君子有弗信者祔之鑿之所以已亂所以求為有
後之地也史氏以祔鑿之而無子也以證術氏之言吾
弗信術氏之言而蓋有以見大君子之用心

○唐僧滋嘗告張說墓欲深而繞深者取其固平地之
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三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
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墜者神道
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
折壁欲下深闌而上斂其中項謂之中焦欲俯窻而傍
鄰墓中木粉為飾以代石室不置甃甃窻瓦以其近於
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悴不置朱丹雄黃鑿石以其
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於
屍也鑄鐵為牛豕象可以禦二龍三潤而潔能和百神
寘之墓內以助神道法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人事祭之
其言如此此載唐書新語今卜兆家解知此者故錄之

○墓前地名明堂一名蒸臺朱語錄云不曉所以後見
唐人文字中言墓前詔改為蒸臺春按今地理書有券
臺之說券契也埋地契處曰券臺地契用磚石為之上
書錢若干緡為死者負葬於此山神土龍不得爭競事
甚無謂可笑只以先儒言及姑識之耳謂土龍不得爭競事
書錢券若人字券帛四界及土名意謂土龍不得爭競事
執守不知乎地者謂那瘞墓前甃石若磚面方長高不
登三尺號曰券臺貧無力則券
券在以前籍尊知謂之士選席
○魏泰東軒雜錄張侍中着晏丞相殊俱葬陽翟盜發
張墓得金寶甚多遂完其棺掩其穴次發晏墓至穿視
俱無所有盜恚怒斧碎其骨而出與邵氏聞見錄載同
張以厚葬完軀安以薄葬碎骨事不可知如此然智者

終不以是厚葬而賂賊也

○廟食之神有至靈者先正謂其沒久亦散豈亦有氣
數數字內氣數神實為之鬼神雖無形固不能逃其外
也今民間神廟靈者只是人心誠歸向人心一移靈響
隨息所謂致生則神死之不神其在村鄉廟占山水嚴
惡處神多嚴而在平地反是有同是廟同一神名相去
里所而靈不靈異者此地氣所致地之氣固又不能無
盛衰時也朱子語錄先土每見世俗神廟可怪事必
問其處形勢如何可見地上關係有此理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楚二山為濠州朝岡
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我
太祖出焉地理之符豈偶然哉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恣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饜其財無算瑯有玉繚環直價百鎰術士給今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為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繚環春閨詰周少卿子真相與輾然

○漢書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百外國胡云此是天地劫灰之餘也問東方朔朔信然按高僧傳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經可問西域胡至明帝時天竺人法蘭至衆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

燒比灰是也按西溪叢語載涼天舉云嘗見吳天用家藏一易書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有毀時故終之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水之災多在東南火之災多在西北故西北多灰山東南多水東南之山皆水衝激而成有連亘三四下里山不絕者乃地脉也後兵火失其書亦不能盡記其說武帝穿昆明池正西北方地也

○并州妬女泉婦女靚粧絲服至其地必興雲雨述異記有之與段成式雜俎臨濟妬婦津之事相類大丈夫行義不能振一時而婦女戾德至神于後世可歎可笑○圓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會勝寺側張又新煎茶

記自述於僧室得一書見陸羽與李季卿論水之目二十而此其第十八者也又新記始云劉伯蒟稱水之宜茶有七等揚子江南零水第一挹而試之誠如其說及刺未嘉過桐廬嚴陵瀨家人用水潑陳黑壞茶皆芳香以前佳茶餅馥不可名愈於揚子南零殊遠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書水品次第以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為冠而桐廬嚴陵瀨水第九又在圓泉之後所謂仙巖瀑布弗與焉然則吾郡是水者容可以其品目稍下而遽輕視耶張舜民謫掾時求是水不得而以水慶寺泉當之是水既出永慶寺雖美不足復稱後人特緣張愛名浮休泉永慶寺基

今入學宮浮休泉 圓泉水春親刺其上信有異脉茶記不虛著也獨念盛洪之荊州記云桂陽縣有圓水一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暖處白且濁吾郡圓泉者昔人好奇耳目僻遠地得鑿空言之以訛駭常情耳比等記錄天下徃徃而有所事非驗之聞見弗信可也

○燕泉春別號也柳城之西南有燕泉者在桂林坊東而春先人故居之西相去數十步耳泉仰噴沙石間寒洌而其四時不涸傍泉居人取汲焉謂之燕者春燕來時汎濫東流合三川水過遊魚鱗入通波堰有灌田之利燕去則否南天秋雨多燕之去泉與農無功矣宋折

二 序 卷 四 十
樞密彥質謫邠時所居考郡志殆即春所居之地折寓
邠號葆光居士嘗作引春亭于泉上為汜觴曲水又作
春和堂日游堂其間今遺址具存春頃就故居之南隙
展鑿一塘得青石數段合之則昔人之所為汜觴者其
折之遺物歟塘引泉流種荷養魚自春徂秋弗盈弗縮
方茲泉之急田利春不敢專及其利於農也春獨有之
而人不以為嫌春故于茲泉託是號焉昔人所有亭塘
觴詠之樂宛然在目第欲效其所為而媿其力之弗能
舉且弗暇也家山別後重懷丘首簡諸知己各著文詩
庶以名泉有永云爾

餘冬序錄卷四十

